

重返剑桥

叶启健





重返剑桥

叶君健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封面设计：马少展

重返剑桥

Chongfan Jianqiao

叶 君 健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9号

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99,000字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0,000

书号10002·26 定价0.59元

前 记

随着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向前迈进，我们与外面世界的接触也更广泛地展开了。文化方面也不例外。在文学领域里，近几年来我们参加了许多国际作家的集会，我们还加入了具有六十多年历史的世界最大的作家组织“国际笔会”。另一个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世界文化组织“国际世界语协会”我们也加入了。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西欧。在与它们的联系直至加入的过程中，我作为一个作家和世界语者，也多次参加我们有关的代表团去出席它们的大会、并工作。国外有些学术机构，也常利用这个机会约我在会后去访问他们，作些有关文学的报告，并留居住一段时间。这就给我机会接触到一些更多的人和看到一些更多的生活。三十多年前我本来在欧洲住过一段期间。三十多年以后再去，自然发现了许多熟识的人和景物都起很大的变化。这些变化就不能

不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一些印象和掀起一些感想。
不把它们记下来我总觉得好象心里有一桩事未了。这里收集的几篇介乎散文和报告文学之间的东西就是这样写成的。对于某些没有到欧洲去过的读者，也许它们还能引起一点兴趣——特别是关于南斯拉夫的那几篇。

叶君健

一九八二年九月



作者(左)与佛兰瑟斯珈·布勒在“国王学院”后门。



作者(左)与“国王学院”老教授韦金逊在他的办公室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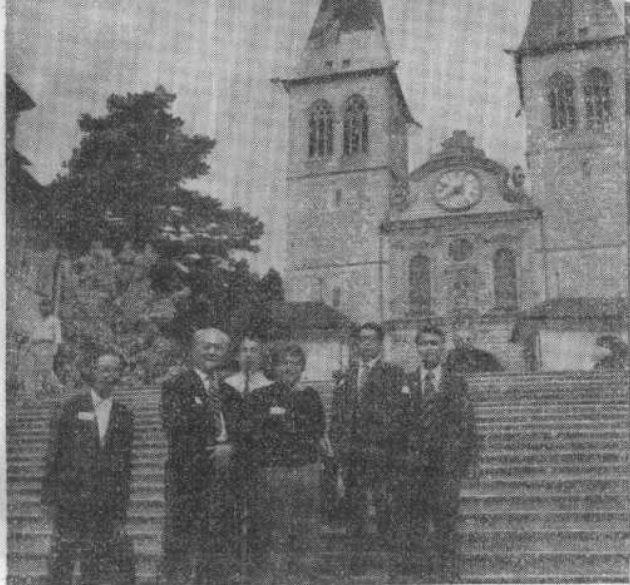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贈國畫“天鵝”
給安徒生博物館。

莫兰爵士(左)贈予



安徒生出生的小屋。



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与瑞士朋友在卢塞恩古教堂门前(前左二为作者)。



作者(左三)与国际笔会的朋友们在塞浦路斯。



作者(右侧中)与斯洛文尼亚作协和笔会负责人开会。



作者(中)与苏联作家(左)及罗马尼亚作家在一起。

目 录

前 记	1
重返剑桥	1
啊, “这个英国”	32
“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出生”	41
瑞士“隐士”城——卢塞恩	65
塞浦路斯之行	81

附录: 在一个多事世界中的自由和文学创作

问题——在塞浦路斯“国际作家会议”上

的发言	106
布莱德湖畔	111
远足野餐	119
萨拉热窝的国际诗歌节	129
一对出租汽车司机	140
“老游击队员”及其他	154
两个工厂	179
会见国际笔会的朋友	201

重返剑桥

“剑桥”又名“康桥”。后者是我国诗人徐志摩为英国大学城剑桥(Cambridge)所取的名字。它是这个名字的头一半 Cam 的音译和下一半 bridge 的意译。《再别康桥》和《康桥》是徐志摩分别所写的有关剑桥的一首诗和一篇散文——二者都是我国近代文学中的名篇。“康桥”因此也就在我们的文学语言中成为了“剑桥”的别名。从音调上讲，我觉得它比较悦耳，也比较接近于原文。但由于“剑桥”一词已普遍为人所知，因此我在这篇散记的标题中就仍用了“剑桥”这两个字。我本来是到伦敦去参加国际笔会于今年(一九八二年)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那里召开的代表大会的。由于我来回乘坐的是我国的民航机，一星期只飞一次，在等待班机期间有几天闲空，于是我便抽出了一天到“剑桥”去看我三十多年不见的母校“国王学院”和师友，同行的有我在英国半工半读

的儿子叶念伦。

“剑”实际上是一条河的名字，它流过我们通常所熟知的所谓“剑桥大学”所在地的这个大学城。河上架了七座桥，大学所属的几个最有名的学院就建筑在它的右岸，有的桥还在学院里边，如“皇后学院”里面就有一座桥，把学院在剑河两岸与“大学”的建筑物联在一起。这里的所谓“学院”，实际上都是独立的实体，在人员编制和财政预算上都与“大学”没有任何关系。它们各自建立的时期不同，经费、编制、行政也各有一套制度，校风、学术地位和在社会上的威望也各异，学生的校籍都隶属于行政不同的学院，所受的教育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因学院的不同而各有差别。所谓“剑桥大学”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，由一个注册楼作为代表。各学院毕业生也只承认自己是有关学院的校友，而从不称是“剑桥大学”的学生。这种体制只为古老的剑桥和牛津所特有，世界其他任何大学都不是这样。

剑桥有三十多个学院，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个学院：“国王学院”、“三一学院”和“圣约翰学院”。它们并排立在大学城的中心的“国王大街”上，是这个大学城最雄伟、最壮观的一群建筑。它们都

实力雄厚，拥有大批造诣很深的院士和教授，曾培养出过许多世界杰出的人才，因而得名。“国王学院”是英王亨利六世于一四四一年所创立的。它过去只收英国最古老的伊顿公学的毕业生，是一个所谓最高级的学院。英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爱德蒙·瓦勒尔、荷拉斯·瓦尔波尔和罗培特·布洛克以及近代的 E.M. 佛士特即出自这个学院。已故的西方的经济学权威凯恩斯也是这里的毕业生，英国近代史中各个时期的财政部长和官方文学和艺术机构的负责人，也大都是出自这个学院。

“三一学院”是由英王亨利第八世于一五四六年所创立的。它所占的面积最大，拥有与伦敦“中殿学会”齐名的大殿和以威尼斯圣·马克图书馆为范本的图书馆——英国诗人密尔顿的《吕瑟达斯和柯缪斯》的手稿及其《失乐园》的第一稿即藏在这里。英国的大科学家牛顿，散文家培根，诗人拜伦、丁尼逊和德莱顿，小说家萨克利，数学家法朗西斯·巴洛（牛顿的老师），历史学家麦考莱等，也都是在这个学院培养出来的。

“圣约翰学院”，从它的历史上讲，恐怕要算是剑桥最古老的一个机构了。它的前身是“福音传道者圣约翰兄弟医院”，建于一一三五年。一四七

一年它被授予了大学地位。到了十六世纪初，它的经济情况遭遇了极大的困难，全体成员只剩下了两个人。这时一位名玛迦利特的伯爵夫人捐赠了一大笔款项，使它得以成为一个学院，拥有三十一名院士和院长一人。此后它不断发展，逐渐成为剑桥的名学院之一。许多杰出的人物开始从这个学院被培养出来，如浪漫派诗人渥兹·渥斯(1770—1850)、反对黑奴贩卖的战士威廉·魏伯孚斯(1759—1833)、政治家巴尔麦斯顿(1784—1865)、诗人多玛士·外亚特(1503—1542)等。

当然，在剑桥的三十多个学院中，也不只是上述三个机构才出人才，它们只不过是在这方面成绩较大的罢了。有些较小的学院也同样产生过杰出的人物，如“彭布洛克学院”就培养出过诗人格莱和《仙女皇后》的作者斯宾塞；“西德尼·苏塞克斯学院”产生过大政治家奥里微·克朗威尔；“基督学院”产生了诗人密尔顿和生物学家达尔文。这些人物都是世界性的人物，对于世界文化曾经作出过伟大的贡献。

我是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作为一个欧洲文学的研究者，住进这个大学城的。由于一种感情上的关系，我申请进“国王学院”，因

为我的一个英国文学老师和最要好的朋友朱里安·贝尔就是从这个学院出来的。他是英国一位所谓“超高级知识分子”的学派“布隆斯伯里”（因为这个学派里的成员大都住在大英博物馆前面的一条名“布隆斯伯里”的小街上而得此名）的一位作家、“意识流”的大师维吉妮娅·沃尔夫的侄甥。但因为时代不同，他在思想上和这个学派的人物又有所不同。他的思想激进——一九三七年他曾赴西班牙参加“国际纵队”，与法西斯进行面对面的斗争。但不幸没有多久他就在前线上中弹牺牲了。为了纪念他，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要进剑桥，最适当的学院莫过于他的母校“国王学院”。这个学院，也许是基于同一考虑，立刻就欣然同意接受了我。我在那里住到一九四九年秋天，在新中国快要成立的前夕，离开了这个大学城，回到祖国。我在天津上岸时，人民政府刚刚成立，由于新生活和工作繁忙，从此我就再没有和这个学院联系，断绝了和那里一切朋友的来往。

近年来由于我不时去国外出席国际笔会的会议，当代英国的作家们（已经是我那个时代的作家的后辈了）才知道我仍在从事文学工作，英国作家斯卡美尔还为此特别写了一篇关于我的近况的文

章，在伦敦的《泰晤士报》文学增刊上发表。丹麦的一位朋友最先发现了这篇文章而把它寄给我看。当然，我在剑桥一些同时代的朋友也看见了。他们于是就通过这“增刊”的编辑部和文章的作者找到了我的地址，开始和我又接上了联系。第一个朋友是芭尔妲拉·布勒。她现在是个名电影剧作家，长期住在巴黎——去年我去里昂参加国际笔会大会经过巴黎时曾和她两次见过面，是当时我在剑桥时“格登女子学院”的成员，经常和我在一起听一些教授所作有关英国文学的报告，因而成了朋友。她现在已经不是祖母了。接着便是爱狄·卜莱费尔。他是英国文学艺术委员会理事会的主任，现在已经是退休了的“爵士”了。再接着就是诺尔·安南。他是文学评论家、伦敦大学的副校长，现在也是“勋爵”。他们都主动写来热情洋溢的信。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但当年的友情并未因时间的流逝和境遇的变迁而消失。接着，在里昂开会期间，国际笔会办公室的秘书帕脱生女士给我从英国带来了两本书：《一个世纪来国王学院的经历》和《一个世纪来国王学院的校友》。这是爱狄·卜莱费尔托她带给我的。

这两本书的作者是“国王学院”的教授派特里克·韦金逊写的。翻开一看，作者在扉页上亲笔为我题了一行字：“为了愉快的记忆——派特里克·韦金逊”。这两本书确实引起了我一系列的回忆。他是三十七年前我到“国王学院”最初接触到的一位师长。我在剑桥最初的住处就是他为我安排的。这里的学院有一个特殊古老的传统，即院内除了秘书、厨子、门房和极少数打扫清洁的女工外，一律没有行政人员。行政都是由“院士”分别兼管。韦金逊当时就兼管我们的住宿问题。三十多年失去了联系，现在又通了消息，我的头发虽然白了，但当时的情景我丝毫也没有忘记，又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这回忆当然是“愉快的”。在《一个世纪来国王学院的校友》这本书中，他还在扉页上加了几个字：“请看 326 页”。

这本书是叙述“国王学院”散布在世界各国的校友在文学、艺术、科学、医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革命方面作出过一些成绩的人。所谓一个世纪是指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七二年——一百年间。一八七三年这个学院放弃了只收伊顿公学毕业生的老习惯，开始接受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和外国学生，这也就是说它进行了一次很大的改革，更接近于平